

袁泉：
“我喜欢自己这张有阅历的脸”

► 10版·影视

为观众理解新时代女性
提供“锚点”

► 11版·文艺百家

锦绣华章：
中国蚕桑丝织的文化经纬

► 12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英模剧展开的三重辩证逻辑

——从《大山的女儿》《高山清渠》说起

张斌

崇尚英雄，追慕模范是人类文明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作为当代大众文艺的代表，电视剧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最近几年推出了《初心》《一诺无悔》《功勋》等受到观众喜爱的英模剧作品，而最近接续热播的《大山的女儿》《高山清渠》则将英模剧推向了一个小高潮。

要创作出合目的性(塑造英雄人物，传播主流价值)与合规律性(符合艺术规律和观众期待)相统一的英模剧殊为不易，其中有三重辩证逻辑值得我们重视。

英雄与凡人的辩证统一

电视剧是人的艺术，人物传记尤其如此。而英模剧的特殊之处在于，故事主角在现实中已经被命名为“英雄”。《功勋》中的八位英雄获得“共和国勋章”，黄文秀、黄大发则被授予“七一勋章”。因而，往往剧中主人公的故事和精神广为传扬，其性格特质具有更强烈和鲜明的被规定性，这同时也是其成为英雄的核心。电视剧也常常将此作为最重要的故事逻辑来加以展开。然而英雄也是肉体凡胎，过分强调人物性格中“英雄”特质的规定性，会导致忽略或遮蔽其性格中“凡人”表象的丰富复杂性，成为生来如此的英雄，反而会让剧中英雄扁平化，让观众难以走进人物坚硬的外壳，与他的生命发生真切的共鸣。因而英模剧必须坚持英雄和凡人的辩证统一，为英雄的诞生和成长提供合理的逻辑起点和合适的社会环境。

黄文秀为何名校硕士毕业后选择回老家百色当一名基层公务员？因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受社会爱心人士资助成才的黄文秀想要回馈家乡，“很多人从农村走出去就不想再回来了，但总是要有人回来的，我就是要回来的人，我想要改变它”。黄大发为何坚持几十年也要修通水渠？是为了因缺水而死的父母，为了养育自己长大的草王坝村民，也是为了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丈夫的庄严承诺。这样，

电视剧就奠定了英雄成长的起点。英雄和普通人的区别，除了个人秉性禀赋的差异，更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他们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未来，做常人不能不敢不愿做的选择，并坚持到底。黄文秀在决战脱贫攻坚的世纪战役中主动请缨来到百坭村当第一书记，她想的不仅是要让老百姓从数字上脱贫完成任务，更重要的是让老百姓不再返贫并过上幸福美好生活。她的格局、眼界和气度都超越了常人。但她并不只是第一书记。她爱村民，爱自己团队的伙伴，也爱自己的家人。当两头拉扯的时刻，她也会难受，但她知道怎么选才是父亲和党组织的期望，乃至为此献出了生命。黄大发坚韧不认命的个性，既来自于草王坝百家饭的滋养，也来自于徐书记的引导和培养。正所谓英雄出自人民。只有从凡人中成长起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才具有艺术的生命力。

日常与传奇的辩证统一

某种程度上，英雄就是一个传奇，这种传奇性本身也是电视剧吸引力的重要来源。英模剧在故事中适当铺陈渲染这种传奇性，对于塑造独具特色的英雄模范典型具有必要性。但如果英模剧过分重视这种传奇性，而削弱英雄日常生活的根基，那必然会导致对英雄的神化倾向，避实向虚，变成备受诟病的单向度的“高大上”和“伟光正”。反之，如果沉溺于日常生活的琐事而不加艺术提升，则会以实拒虚，陷入自然主义的藩篱。所以，英模剧需要在日常性和传奇性上取得一定程度的平衡，太虚和太实都不符合艺术规律的要求。由此观之，《高山清渠》和《大山的女儿》两剧则正好在两者平衡的基础上各有侧重，体现出自身叙事取向的特点：前者偏向传奇，后者更多日常。

《高山清渠》的主人公黄大发被誉为“当代愚公”，其人生可简单概括为“一辈子，一条渠”。黄大发出生在贵州遵义严重缺水的深山村子草王坝，年轻时父母

双亡，被村里二伯养大，没有住的地方，全村人给盖了一间草棚。他就是一个尝尽人间辛酸又被人间真情所温暖的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但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却拥有极其坚定的信心，一句“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让他带领全村人民在绝壁上挖水渠，穿越三座大山从天河引水，带领老百姓脱贫致富。这种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成为激荡观众心灵的精神磁场。电视剧一开场就烘托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黄大发，胆大，敢想敢干，为了找水，两次跌落悬崖，因为没有钱，便想出了拆房子出材料人工帮高老板扩大石灰厂规模以换取修渠必须的石灰的高招。但是，这些看似传奇的故事，背后是黄大发对故土，对百姓深切的爱。

与黄大发相比，《大山的女儿》的主人公黄文秀短暂的一生似乎没有什么传奇色彩，更多的是当代青年对时代和故乡的责任担当和勇于干事创业的精神品格，“如果我有一天当官了，无论给我一个乡、一个县，我都要把它变成乐园。我的大舞台就是这天地间、在群众中。”黄文秀不仅这么说，她还一步一个脚印地将它变成了现实。面对一开始村两委和村民对自己的不信任，黄文秀一进村就从治理环境卫生，规范停车，倡议村委会室内禁止吸烟、升国旗等小事做起，改变村干部和村民们的精神面貌。同时，认真落实群众路线，走村串户，一户一户了解贫困户真实情况并给予针对性方案，提出合作社这种利益共同体保障村民脱贫后不再返贫，也通过电商销售特色农产品的方法实现了产销对接，让村民真正挣钱到手，对她也认同到心。这些桩桩件件的日常小事，连缀起来就构成了黄文秀极不平凡的人生境界和价值追求，彰显了新时代知识青年的精神高度，成为了老百姓心中“大山的女儿”。

现实时空与故事世界的辩证统一

英模剧作为现实主义纪实电视剧，其

创作的最大优势和难度都在真人真事上。因为真，所以具有天然的信任度和强大的感染力；也因为真，故事的讲述会受到很大的局限，难以随意虚构。因此，如何将现实时空的真人真事和故事世界的艺术编织辩证统一，颇为考验创作者的艺术匠心。

这种匠心首先体现在现实时空跨度与叙事速度的协调性上。英模剧根据英雄的不同特点会采取相应的叙事手段对其进行艺术化表达。《大山的女儿》30集所描写的黄文秀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实际上只有一年左右。从电视剧艺术创作的角度出发，势必要求每集都要有突出的事迹并展现出扶贫工作的实际推进。电视剧建构了黄文秀从不被接纳到被村民接受再到信任的叙事链条，将其扶贫的主要手段和贡献依附其上，让观众不觉其长。而《高山清渠》的故事延续数十年，电视剧用40集的规模加以表现，因此更有历史和时代的纵深感，但修渠这种重复性劳动与黄大发相对单一的人生如何才能激发出英雄的不平凡呢？电视剧抓住了为什么修渠和修渠面临的主要挑战来结构故事世界，一下就让故事迸发出来耀眼的火光。另外，如《功勋》这样，英雄几十年的人生需要浓缩在6集故事中以加表现，其中叙事速度的调控就更重要了。

其次，演员的表演是否能打通现实时空和故事世界的关键。英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实现要靠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来支撑，因而主要演员精湛的演技往往成为沟通现实时空和故事世界的桥梁，能使英模剧这种真实事迹的硬题材软下来。杨蓉和李健在《大山的女儿》和《高山清渠》中饰演的黄文秀和黄大发，不开美颜也没有滤镜，而是极力去贴近原型人物还原其精神特质，以质朴真切的表现风格让英雄活在荧屏上，种进了观众心中。他们出色的表演极大地提升了电视剧的艺术品质，也成为了电视剧自己的“英雄”。

最后，细节是支撑现实时空和故事世界辩证统一的高光点。细节往往是人物传记的点睛之笔，通过真切可感的细



节能增强现实感和艺术性，凸显英模人物的个性和灵魂。百坭村和草王坝，是广西和贵州的偏远山区，电视剧通过实景和艺术、道具的配合，真实展现山区生活场景的特点。百坭村贫富显著的居所，草王坝村民存水的瓦罐等物理环境的细节还原形成了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黄文秀说桂柳话，“不注重仪容、站姿”，喜欢写日记、练字等细节都被杨蓉

还原了出来；黄大发从一个愣头青自封共产党员到成为草王坝党支部书记，定亲时的习俗，求雨时的旧例，也都让观众印象深刻。细节丰满了人物和故事的可信度和情感深度，形成英模剧的高光点，从而点亮了整部作品。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副院长)

歌坛怀旧潮席卷，新生代乐迷需主动建立自己的音乐趣味

赵朴

老歌响起，空气中弥漫着往日的气息。一段时间以来，罗大佑、崔健、林子祥、叶倩文、周杰伦、孙燕姿、王心凌接踵而至，从60后到90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歌，并在歌声中堕入那“永远不凋零的花”一般的“年少时的梦”。仅仅用“对华语乐坛现状的失望”恐怕不足以解释这一股大规模的潮流性怀旧。而若是进一步观察，会发现怀旧风潮中其实还隐含着华语歌坛振兴的希望；而音乐产业的互联网转型，也对听众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什么怀旧：经典的陈列

传统唱片业时代，每个人接触到的音乐都是有限的，听过百十张唱片已经算耳历过人了，大部分人是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传播渠道获取音乐资讯、建立审美标准，而这些传媒也由此树立权威，推出偶像和金曲。一方面，很多听众因此养成了被动接受的听赏习惯；另一方面，音乐生产者和传播者为了占据市场头部，也会对产品质量设定标准并对优质产品加大宣传力度。艺人和歌曲的品质上佳、宣传到位、知名度高，就容易成为集体共有的时代记忆的一部分。

互联网时代，流媒体平台成为音乐产业的主导。好的一面是，音乐载体数字化，海量的音乐扑面而来，每个人都可以近乎无限地接触到任何音乐，而且获取的成本急剧下降，收听极为便捷。其副作用在于，对普通歌迷而言，可能还没做好自主选歌的准备，选项过多以至于手足无措，此时，算法推荐又取代专业媒体推荐

“帮助”我们做选择。很多生长于传统唱片业时代的听众逐渐意识到自己被算进了流量圈套，里面的音乐品质并不令人满意，同时，他们也发现之前所有时代的经典老歌都现成躺在曲库里，听老歌就成为自然的选择，而怀旧本身体现为一种“经典的陈列”。当集体性怀旧导致的“经典横陈”成为现象，一个结果随之派生——在短视频音乐大肆掠夺我们的注意力之后，老歌也部分挤占了新创作作的生存空间。烂歌与老歌割据市场，精心的原创得不到足够重视，很多音乐人也心灰意懒，继而，主流歌坛创作乏力、整体水准下降，听众们对乐坛更加失望，怀旧成为更多人的选择。

这个过程中，音乐综艺也在推波助澜。近十年来，以《中国好声音》《我是歌手》的崛起为标志，音乐综艺大有成为主流乐坛主要输出方式的架势。音乐综艺动辄上亿的大制作，使其内置了规避风险、保证资本收益的逻辑。以经典老歌充当分众时代歌迷的最大公约数，以求保障节目人气热度，是稳健的商业选择。音乐综艺主导的系统化的老歌翻唱，不仅迎合了听众自发的怀旧需求、甚至人为制造了“怀旧时尚”。

怀旧的意义：文化的年轮

每一代人都会不由自主地美化自己青年时期的记忆，借此来自我肯定人生价值，“年轻时听过的歌就是最好的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而每一代人成长为社会主流后，就会有意无意地推崇曾给他们留下美好回忆和人生意义的年轻时的歌，在怀旧中把这些歌



“经典化”。这种集体行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我们积累下丰富的音乐遗产，形成一圈圈的“文化年轮”。罗大佑的歌业已内化为华语流行音乐主干上

坚实的年轮，孙燕姿的作品也将在怀旧中成为新经典。

华语流行音乐历经贬黜、蹒跚踟蹰，一度只能靠大量翻唱外国歌来填充

市场，经历数十年的发展后，却也积累下几辈音乐人创作的大量原创经典作品可以供当代人怀旧，并且能在怀旧中各取所好，拉开曲风、年代的层次，这给了我们对它保有信心的底气。至于如今听众借怀旧发出失望甚至批评的声音，除了可看作对音乐人的鞭策、对乐坛进步的要求，还侧面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主流听众群的音乐品位在提升。我们听着邓丽君重新学会了谈情说爱，经由罗大佑、崔健认识到流行音乐的人文厚度和批判力量，在李宗盛那里感受到都市男女细腻而隐秘的情感，又通过周杰伦见识到天马行空的才华和新世纪的活力……曾经沧海难为水，有过这样的音乐启蒙、被这等品质的音乐培育过耳朵，很难对那些粗制滥造却横行乐坛的短视频歌曲轻易就范。听众通过怀旧展示出品味，形成市场导向，倒逼音乐产业提升产品质量，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从音乐产业方的角度而言，这场怀旧风潮也有助于他们从“流量为王”的迷思中觉醒。传统唱片公司被互联网大潮冲垮，音乐产业主导权被流媒体平台篡夺，以资本流动而非产品制造为核心的流媒体平台几乎全面倒向流量变现的盈利模式，音乐沦为短视频的附属、吸引流量的工具，其内在的商业与艺术的平衡被打破。如今这场潮流性的怀旧则明确地向市场释放出信号：高品质的音乐同样能带来流量，才华横溢的音乐人才是真正的顶流。王心凌在“浪姐”舞台上，靠一分多钟的《爱你》就点燃了80、90后的青春记忆，爆红并非由于炒作，而在于作品本身：歌曲在融入加勒比乐器音色与雷鬼曲风、以及安置和声节奏与旋律节奏的错位等方面展现出精巧的制作工艺，加上艺人本身

过硬的唱跳实力和契合作品的形象风格，使歌曲甜美而热情的感染力“不动声色”地浸润观众心田，即便在时隔18年后再听也能瞬间找回年轻时心动的感觉。周杰伦仅在线播放演唱会录影，就能引来千万级的观看量，制造节日般的网络狂欢；新专辑发布更犹如重磅炸弹，预售当天就卖出两百多万张，先行曲《最伟大的作品》MV播放量轻松破亿，横扫各大流量榜单，这是实实在在的靠大量佳作筑就口碑才能达到的商业奇观。观察到这些案例有助于音乐人和行业恢复信心，重新相信精心做好音乐、悉心培养艺人是能够获得回报的、是可持续发展的。

同时也要看到，大部分听众由于在主流渠道找不到好歌而对乐坛不满、进而把目光投向老歌的时候，忽略了更广袤的音乐生态空间，那里蓬勃生长着难以计数的新生代音乐人仿佛散落在电子荒原的珍宝，等着我们去发现、去赏识。音乐产业的互联网转型无疑对听众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可能不得不转变收听习惯，跳出传统媒体时代养成的被动接受的思维定式，充分利用互联网带来的信息获取便利冲破茧房，主动建立自己的音乐趣味，才能找到那些有营养的音乐，做一名合格的网生时代的音乐欣赏者。

怀旧有其重要意义，但华语乐坛要继续发展，新人新作才是希望。生产、传播、听众三方都有理由保持信心，相信华语乐坛明天会更好。我们需要新歌，有品质的新歌，让这一代年轻人在若干年后也能安然地怀旧。

(作者为流行音乐研究专业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副教授)